



浅析冥歌诗歌的结构艺术

——以《暮色》为例

尹朝晖

在冥歌众多的诗歌中,他自认为《暮色》不是其代表作。我为什么选这一首?其实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几次诗友小聚之余,一帮对他诗歌比较熟悉的朋友也不约而同地提起这一首诗,特别是结尾“河水披着星光走向远方,人间悲欢/来自于它自身制造的动荡”,被大家奉为金句。

窃以为,一首诗,要有金句,但一句金句,并不能完全撑起一首诗。艺术门类的表现方式是多样性的,其审美指向的实现路径是开放性的,但基本的艺术规律却是相通的,姑且把诗歌的《暮色》当作一段音乐、一幅画来解读其结构艺术。

主属有序的解决动机。熟悉音律的人都知道,一段音乐的调性,是调的主音和调式类别的总和。在一个调式体系中,有稳定音和不稳定音,其关系是主属有序的,不稳定音总是有行进到稳定音的动机。诗歌《暮色》开篇的意象,有群峰、落日和树梢,它们一起催生了“一朵暮霭里藏身的菊”。紧接着是一群扑落田野的麻雀和炊烟,一起营造了“层层加深的墨色淹没山峦、庄稼和村舍”。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意象铺陈的层次

脉络关系:如果群峰为主,则落日和树梢为属;如果田野为主,则庄稼和村舍为属;落日挂在树梢、麻雀扑落田野,就好比一个“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游子,从家中出去打拼多年,不论去多远的地方、或是要离开多久,最后总应该再回到家里,落叶归根。此种模式,按着音乐的行进路径叫解决,它的意义在于使音乐进行具有强烈的方向感。在一首诗歌中,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晰地捕捉到一个诗人的创作动机和诗思推进的蛛丝马迹。

虚实结合的穿插呈现。齐白石有云,作画之妙在于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意思是说绘画作品不能不逼真,画什么东西不像什么东西,这是对观者的欺骗。但又不能拘泥于物象外在的形象,而应该抓住物象特有的内在本质,发挥艺术想象,融入作者的情趣思考,体现于不同其它特象的独有特点。回到《暮色》,如果说前半部分的意象铺陈是写实的,那么从“它们需要片刻的休憩”开始到结句,这一部分开始融入作者的主观思考情绪。暮色之隐喻,好比人生之暮年、事业之逆境,渴望片刻的休憩调整。一条走向远方的河流,披着暮色中的星光,是荣耀?是悲悯?还是重整行装再出发的豪情?皆源自芸芸众生的造化。动荡之苦乐,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间悲欢,福祸相依。群峰的静,穿插了落日的动;田野的静,穿插了麻雀和炊烟的动;再如果说诗歌前半部分意象呈现的写境,穿插了后半部分作者关于悲欢和动荡的造境,亦静亦动、亦实亦虚,虚实结合的穿插推进,诗歌实现了有静有动的破面呈现和虚实结合的审美提升。

以我观物的造境自觉。诗歌之所以为诗歌,取决于它自身和小说散文等不一样的语言书写和表现体系,太实则是散文化语言的倾向,太虚则陷入缺乏意象支撑的

不可知论的泥淖。王国维《人间词话》关于有“有我之境”和有“无我之境”的论述,“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暮色》篇幅不长,属短制,但通篇看下来,作者在自然景物描写的基础上,很自然地铺开了以我观物的主观色彩,从自然界的日常变化中衍生了一个诗人片刻休憩而领悟到的悲欢和动荡。落日如暮霭里藏身的菊,是出世的归隐,河流披着星光走向远方是入世的动荡。出世与入世的冲突形成了人间的悲欢、形成了一幅画面的禅意,从而实现了自然的暮色写实向诗歌暮色理想的境界提拔。“有境界,则自成高格”,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作者长期浸淫诗歌实践和思考而形成的书写自觉。

人说李白斗酒诗百篇,我曾戏言,事实恐非如此。一个人斗酒下去,人呈酩酊踉跄状,一派胡言,何以为诗?琴棋书画诗酒花,文人雅集,倘若无酒,各自正襟危坐,吃饭走人,也很是无趣。冥歌好诗,亦好酒,酒过三巡,语言便有了诗歌的模样,就好比“湘水流到周家坳就有微醺的样子”。诗酒花就没有了隔与不隔的距离,有效地实现了勾连的理由和路径,诗歌之外的汤汤水水,开始有实有虚,境界呈风雅颂之别,这是诗歌之境,亦是人生之境。

《暮色》
冥歌

群峰渐渐矮了下来,落日挂在树梢
像一朵暮霭里藏身的菊
一群麻雀扑落田野,炊烟升起
层层加深的墨色淹没山峦、庄稼和村舍

它们需要片刻的休憩
河水披着星光走向远方,人间悲欢
来自于它自身制造的动荡

让思念和夙愿一同沉醉

——读《故乡那些花儿》

宁华丽

《故乡那些花儿》是谭绩先生近来发表在“掌上衡阳”上的一篇回忆性的乡土散文。在这个春天,让我们一同走进《故乡那些花儿》,来感受藏在作者心中那一份对故乡山水的眷恋和永存的美好。

开篇就让读者感受到了语言之美,不但有诗意,还具有小说性语言特点。“记忆里,牛角湾最让人惦记的就是花开的时节。牛角湾地处偏僻,海拔又高,在山外芳菲皆尽之日,才迎来了一年的花讯。”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该开的花儿没有一朵不会盛开。“牛角湾”是作者的故乡,因而故乡的花较之别处的花全不一样。因为每片花瓣里,都蕴含着作者对过往时光清浅的记忆。“时光荏苒,久居闹市中的我,不时地思念故乡那些花儿。而那些花儿也顺着我的念想不时地开在寂寂思乡的夜里,开在我沉沉的梦里。”把对故乡的思念,带着哀怨与美好的夙愿一同沉醉在梦里。

《故乡那些花儿》作者按时令季节一一

道来,通过一连串的“花儿”的叙述,把平凡的意象写出了另一番韵味。春季的李花、桃花、油菜花、李花成了牛角湾的报春花,桃花也竞相开放了,那油菜花更是锦上添花了,李树展示出来的是惊喜、是翘首以待。作者通过俗语“房前有桃,屋后有李”自然地过渡到桃树,显得桃树的纷至沓来,一点都不突兀,紧密自然而又浑然天成。夏季的板栗树、美人蕉的花开得热烈,开得奔放。“父亲去世后,我也去外面工作。庭院中的美人蕉就失去了护花、赏花、识花的人。美人蕉依旧热烈地开,寂寞地谢”,让人心生戚戚之情,颇有人面不知何处去的伤感!秋季山里最常见的油茶花、菊花在作者笔下都生动起来。“一朵朵盛开的花朵白暂剔透,娇嫩嫋嫋。薄雾的早晨,露水在洁白的山茶花上晶莹透亮,欲滴还留。”秋菊能做霜,秋菊的高冷,就如同一个特立独行的女子。牛角湾的冬天冷寂而灰蒙,迎来的只是漫山的雪花,颇有一种空灵之感,带给读者一种心灵诗意的宁静。

《故乡那些花儿》整篇文章的基调是温婉的,间或掺杂着一丝丝的冷色。作者在文中用了两个自然段的笔墨写到了父亲。只有这两段在文中与众不同,区别于其他的纯属写景的自然段。“在我年少的时候,父亲和我在庭院中栽下了一棵板栗树。”不论作者有意偏景,还是偏于写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情与景的完美融合,也把父子之情溢于言表。“美人蕉依旧热烈地开,寂寞地谢,周而复始地历经生命的轮回。”我读到了一种凄然,一种无奈,一种物是人非。

一树花就是人生一道风景,每片花瓣里都蕴含着它所经历过的风风雨雨的时光和历经的磨难。“一簇簇的映山红在我前行的路上涌动。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山花,红的红,紫的紫,一路走过去,花团就一路延绵铺展开去。”

而我亦衷心祝愿谭绩先生在以后人生前行的道路上,花团簇涌,一路延绵铺展开去!

“段”章取“议”

我从事文学创作,坚持现实主义精神,求索现实主义的当代性特征,即从当代现实的角度表现当代人精神世界,在对当代国民性心理剖析的同时做文化透视,做出审美判断。我重视小说的故事性。因而我力避按主观意图编故事,力避展示过时的落后、蒙

昧、野性对文明的逆反,而努力寻求小说价值定位。在我头脑中,文学的终极审美价值即是:寻求真理,接近真理,探索人生,觉悟人生;也以为,文学应是文明进程的镜子,更应是推动文明进步的动力之一。

我笃信“文学就是人学”,更重视的是

刻画典型人物。每个人一生,都为自己行为做无数次选择。对同一事物,不同的意识、观念和和心理,选择便不相同。小说中故事推进和情节发展的不同轨迹,人物的不同命运,都是不同性格的特定逻辑决定的。

——陆涛声 说

主 打

浅论同题创作如何避免雷同

陈水清

诗词创作出现雷同,不能肯定别人是抄袭或者克隆,因为同一题材很容易受到感染,究其根源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反映就是自己的知识面不宽,视野狭窄;客观反映就是想象单调,思路僵化。那么,怎样才能克服这个毛病呢?我认为有三条途径:

用心观察。诗词创作是一个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先有感性后有理性。所以,在构思作品之前,必须细心寻找并抓住触动自己心灵感悟或某一个闪光点才能创作出不同寻常且又感人肺腑的诗词。譬如:旷瑜炎先生的《谒永新三湾将军园》,“万里江山血染红,将军殉国献精忠。心香一瓣情思远,热泪盈腮三鞠躬”。这首诗,作者的第一个感悟就抓住了将军精忠报国,第二个感悟就是含泪鞠躬。作者看完将军们的简介,站在雕像前默默地寄托着对革命英雄们的崇敬和哀思。由于作者参观用心、视察入微,所以很快找到了下笔的切入点,动心感人的闪光点。

独立思考。一首诗词的产生,实际是在抒写自己的人生,因为你的生活经历与别人完全不同,再加之个人的知识面宽窄和水平高低,所产生的认识不同,感受也不同。因此,在创作之前,只要你不先接触别人的作品,不让外界的信息干扰自己的思维、影响初心,所以写出来的作品绝对不会雷同。2018年,我们几个爱好诗词的朋友相约到贵州乌蒙大草原去采风,当车行至目的地,茫茫的大雾如烟如涛、浩荡似水,将整个草原覆盖得严严实实,宛如新娘的头巾神秘而绮丽。回来后,大家面对同一个题材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诗。如何象贤:“草原笼薄雾,景物幻中真。独立孤松下,山风亦醉人”;张春桂:“直上高原雾袭衣,云遮四野履痕稀。风吹草茂牛羊壮,短笛声中待牧归”;凌明明:“轻车笑语入彝乡,水气氤氲扑面凉。莫叹草原成雾海,云岭葱茏赤水长”;刘社文:“草场起伏碧氤氲,山抱长湖涌卷云。彝族风情多醉意,笛声阵阵喜相闻”。笔者也有一首涂鸦之作:“乌蒙有景险奇幽,草甸青青牧马牛。雾障重重迷眼底,花香阵阵袭心头。杜鹃作画呈娇态,云雀吟诗嗽玉喉。仙洞茫茫留故事,导游对我说缘由”。

逆向思维。按照辞海解释:“逆向思维,也称求异思维,它是对司空见惯的似乎已成定论的事物或观点反过来思考的一种思维方式。”唐代诗人李商隐《登乐游原》流传千古:“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显然,后人不能再按这个思路写日落。但是,我们可换个角度反其道而行之,却别有洞天。旷瑜炎先生也写了一首观日落的诗,即《南岳喜阳峰上观日落》:“登高览日最心仪,愈近黄昏景愈奇。江上清风渔唱晚,山中落日鸟归迟。彩虹高架天晴后,轻雾飘飞雨霁时。一笑回眸天地阔,彤云暮霭胜晨曦。”这两首都

都是观日落的诗,但是,两位作者却写出两种不同境界、不同心情的诗。旷先生心态平和、语气阳光,对社会充满信心,对生活充满希望,对读者激励无穷。